

從王維禪詩看佛學對人生的影響

香港能仁書院

文史系主任

韋金滿

【網 目】

<甲> 前言

<乙> 正文

(一)、山水遊覽

(二)、過訪行旅

(三)、寄贈酬答

(四)、靜坐書懷

<丙> 結論

<丁> 參考文獻

【摘要】

禪詩或稱佛教詩歌，顧名思義，就是禪與詩的結合，是指宣揚佛理或具有禪意禪趣的詩。禪與詩的結合，大致有兩種形式：一為援禪入詩，一為借詩指禪。

自從佛教在漢晉之際從印度傳入，這類詩就應運而生。據粗略統計，其數量達三萬首之多，是我國古代詩歌遺產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芸芸的詩歌作家中，唐代的王維可以說是極負盛名的一個詩人。

王維生活在佛教高度發展的盛唐時代，擅名詩壇，又以悉心奉佛著稱，他一方面徜徉山林，恣情游賞自然美景；另一方面又躬行奉佛，以禪誦作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同時，他一生中結識了許多佛教名僧，都能互為依輔地結合在一起，構成了他的許多詩歌表現出的是禪對詩歌的一種深層次的滲透，是以禪的思想方法進行創作，而不僅僅停留在列出真如、因緣、實相、虛心、貝葉、蓮花之類佛教術語的層次上。這是詩人在禪學中浸淫既久，深受其義理與觀念之影響，並使之成為人生觀的構成因素、積澱成某種情感的結果。因此，他有許多詩歌非常真實地透示出他那種“道無不在，物何足忘”的人生態度。作為一個很有代表性的詩人，我們可以從他身上，看出佛教對於他的思想生活所發生的影響。因此，本文就試從王維的山水遊覽、寄贈酬答、過訪行旅、及靜坐書懷等四類，選取有關佛學思想的詩篇以探討一下佛學對王維的人生觀的影響。

<甲> 前言

我國古代詩歌，瑠煌典麗，歷史悠久，內容廣博，舉凡大而政治、戰爭、宗教、哲學、歷史、藝術，分而至於愛情、懷人、旅遊、山水、名勝、花鳥、茶藝、書法、繪畫、音樂等，幾乎無所不包，都能反映了我國古代人民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和精神生活的各個領域。

禪詩或稱佛教詩歌，質言之，就是滲透著禪宗理趣的詩。中國禪詩的產生和發展源遠流長。漢晉之際，佛教傳入，佛教經典大量譯出，佛教思想深入人心，禪詩也就開始產生。漢魏六朝時期，就有名僧如慧遠及名詩人如謝靈運等寫了不少禪詩。到唐代，中國詩歌進入黃金時代，禪詩也得到蓬勃發展。在這個時期，中國特有的佛教禪宗的建立和興盛，對禪詩的繁榮尤其重要意義。佛教禪宗，是個地道的詩歌王國。禪宗宗師在宣揚禪宗教義與禪法時運用詩歌形式創作了大量的示法詩、悟道詩、頌古詩，以及反映其宗教活動的山居詩、雲遊詩等等。禪宗尤其受到文人士大夫的喜愛，被稱為文人士大夫的宗教。據粗略統計，其數量達三萬首之多，是我國古代詩歌遺產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禪與詩的結合，大致有兩種形式：一為援禪入詩，一為借詩指禪。所謂援禪入詩是指將禪義引入詩中，以提高詩的意境。士大夫所作禪詩，以此居多。所謂借詩指禪是指借詩的形式，來標指禪宗向上第一義，或指點參學者，或表達自己的領悟，此類詩多為禪宗大師所作。

在芸芸的詩歌作家中，唐代的王維可以說是極負盛名的一個詩人。

王維（701-761）字摩詰，名和字取自佛教《維摩詰經》中的維摩詰居士。有《王右丞集》。王維生活在佛教高度發展的盛唐時代，擅名詩壇，又以悉心奉佛著稱。他一方面徜徉山林，恣情游賞自然美景；另一方面又躬行奉佛，以禪誦作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同時，他一生中結識了許多佛教名僧，都能互為依輔地結合在一起，構成了他的許多詩歌表現出的是禪對詩歌的一種深層次的滲透，是以禪的思想方法進行創作，而不僅僅停留在列出真如、因緣、實相、虛心、貝葉、蓮花之類佛教術語的層次上。這是詩人在禪學中浸淫既久，深受其義理與觀念之影響，並使之成為人生觀的構成因素、積澱成某種情感的結果。因此，《王右丞集》中有許多詩歌作品，非常真實地透示出他那種“道無不在，物何足忘”的人生態度。作為一個很有代表性的詩人，我們可以從他身上，看出佛教對於他的思想生活所發生的影響。因此，本文就試從王維的山水遊覽、寄贈酬答、過訪行旅、及靜坐書懷等四類，選取有關佛學思想的詩篇以探討一下佛學對王維的人生觀的影響。

<乙> 正文

(一)、山水遊覽

張戒曾說：“摩詰心淡泊，本學佛而善畫，出則陪岐、薛王及貴主遊，歸則饜飮輞川山水，故其詩于富貴山林，兩得其趣”。（語見《歲寒堂詩話》）黃山谷云：「余頃年登山臨水，未嘗不讀王摩詰詩，顧知此老胸次，定有泉石膏肓之疾。」由此可知王維鍾情林泉山水的熱愛已達病入“膏肓”的程度。如果說詩是對自然的感悟，山水田園詩就更是適性的田園，會心的山水。凡王維履痕所至，既經寓目的名山勝水，一波一葉，都可能成為他詩作的媒介。禪家認為法身遍一切境，所謂「萬物色相、日月星辰、山河大地、泉源溪洞、草木叢林」之中，皆蘊含着宇宙與人生的真諦，自然萬物的一機一境，都是法身的具體體現。更何況王維在仕途上不很得意，晚年便退隱泉林，因此在他的詩歌裏，除了流露出他幽居山村的樂趣外，亦有通過詩歌形象，借助禪學精神以描繪美妙的色相世界，叩問大千的幽奧，充分反映他的佛家思想的。例如：

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

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竹里館）

王維曾在其藍田輞川別墅寫了《輞川集》的組詩，共二十首。詩前有序：“余別業在輞川山谷，其游止有孟城坳、華子岡、文杏館、斤竹嶺、鹿柴、木蘭柴、茱萸泚、宮槐陌、臨湖亭、南垞、欽湖、柳浪、樂家瀨、金屑泉、白石灘、北垞、竹里館、辛夷塢、漆園、椒園等；與裴迪閒暇，各賦絕句，云爾。”（竹里館）即為其中第十七首。

此詩寫景，表面看來，遣詞用字，平平無奇，但合起來，卻妙諦自成，境界自出，給人以“清幽絕俗”之感。它只是寫了清冷月光下一片幽深茂密的竹林，而獨坐其中的詩人時而彈琴，時而長嘯，多麼的安閒！多麼的自在！此時此刻，詩人塵慮皆空，皎潔的襟懷，與那一片清朗的竹林月色深相契合，真是“表裏俱澄澈”。尤其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兩句，更展現了皎然“月彩散瑤碧”的同一禪中境界，這是王維所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也是詩人覺悟禪理之後的“無念”、“自性清淨”心境的藝術表現。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

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鹿柴）

（鹿柴）一詩，是王維以禪法入詩的一個典型代表。詩中展現的是空山密林中的靜謐，著意顯示山林的空廓、清冷、靜寂。詩中的一字一句，看來純屬實寫，憑直覺感應，以物觀物，不講禪理；只寫

場景，不入禪語。乍看，很難說這是一首禪詩，但詩人巧用禪法，強調暗示，從而創造更為高妙的禪境。這境界，正是詩人空無清淨的心境的寫照。

換言之，即是作者透過深山密林境界之空靈和聲音色彩，給人感受到恍惚微縵，以顯示出世界一切事物都不過是虛假的幻覺，亦充分體現了詩人所悟到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佛理禪思。

禪宗強調“自性清淨”，堅決祛除“人我執”與“區別心”，開悟人們把握生命的本性，以“於相而離相”的觀照方式去應物。觀物，我與物無區別，就能獲得自性，獲得頓悟的心靈體驗。王維以此禪理去觀照外物 and 自心，因而就能獲得外物的真原面貌。在這裏，恰如《壇經》所言：“一切眾生，一切草木，一切有情無情，悉皆蒙潤，諸川眾流，卻入大海，海納眾水，合為一體；眾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復如是”。人與自然完全融為一體，個體的生命即在這一刻溶入了合剎那終古、一滴萬川、有限無限為一的禪的境界！饒州薦福道英禪師亦曾說：“回首不逢，觸目無對。一念普觀，廓然空寂，此之宗要，千聖不傳。直下了知，當處超越。”王維這首《鹿柴》正是以“於相而離相”的方式觀照外物和內心，達到“直下了知，當處超越”境界的詩作。

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

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辛夷塢）

本詩是王維寫靜境的一首名篇，亦是一首“以禪入詩”的絕佳之作。詩中摹寫美麗紅豔的辛夷花，在一個荒涼冷落、亙古寂靜的深山幽澗中，不為人知地默默地開放，默默地謝落。在寂寞無人的深澗中，辛夷花是無生之喜，無滅之哀，純然自足，不待人識。完全是詩人見性自足，任運自然地心境的寫照，亦顯然寄託著詩人所體悟到的“偶動恒靜”、“色即是空”的佛理禪意。更為高妙的是不用一點禪語佛句，卻能將禪心淋漓地表達。短短二十字，將用千言萬語無法表述清晰的禪境，極其簡捷地全然展開，讓每個讀者都能隨自己的體會，感覺到絕待自在，泠然超邁的寂樂心境，故明人胡應麟《詩藪》說此詩“字字入禪”、“讀之身世兩忘，萬念皆寂”，不是泛泛之言。他如《文杏館》一首，充滿了佛教“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異空，空不異色”的思想；《孟城坳》一首，則又充分地表現佛教那一種世事空虛，不必執著的空寂無常思想。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

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終南別業)

此詩一題(初至山中)，是詩人王維剛到終南山下的作品。詩中，王維用安閒的筆調，平靜的心境，寫山水田園之樂，內中隱含隨遇而安的人生哲理，反映了他融佛學于平時生活已臻爐火純青的自在境地。魏慶之稱：“此詩造意之妙，至與造物相表裏，豈直詩中有畫哉！觀其詩，知其蟬蛻塵埃之中，浮游萬物之表也。”（語見《詩人玉屑》）洵謂知言。徐增說：“行到水窮處，去不得處，我亦便止，倘有雲起，坐久當還，偶值林叟，便與談論山間水邊之事。相與留連，則不能以定還期矣。於佛法看來，總是個無我，行無所事。‘行到’是大死，‘坐起’是得活，‘偶然’是任運，此真好道人和行履，謂之好道不虛也”。（語見《唐詩解讀》卷五）

質言之，這是一首意在言外，深寓禪理的五言律詩。首二句寫自己中年厭世好道，隱居輞川。三四句言自己悠遊山水，自得其樂。最後四句是全詩寓意之所在，寫游程的隨意性。行便行，坐便坐，談便談，即浸潤著作者恬淡的意趣，又寓含著無念無欲，任運自然的禪理。禪家一切行為的動機，始終在探求生死不染，去住自由的境界，即任運任心，追求主觀精神的自由境界。王維正把這一思想融入了詩中，用“無念”之扇，驅趕世俗之欲望，顯現了一個隨緣任運的精神境界。

(二)、過訪行旅

嘗讀《證道歌》：“入深山，佳蘭若，岑岑幽邃長松下，優遊靜坐野僧家，闐寂安居實瀟灑。”大自然之於人們本來就有一種巨大的誘惑，更何況又有佛家所宣示的山林優遊，給予詩人更為直接的影響，自然神往這種“境淨林間獨自游”的優遊生活。此外，由於王維生活在佛教高度發展的盛唐時代，又以悉心奉佛著稱，所以一生中結識了許多佛教名僧，過訪了許多古寺，我們不難從他的詩篇中，看出佛教對於他的思想生活所發生的影響很深，絕無異議。譬如：

不知香積寺，數里入雲峰。

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鐘。

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

薄暮空潭曲，安禪制毒龍。(過香積寺)

此詩為作者造訪香積寺後所寫，是唐詩中描寫佛寺勝境的名篇。詩中描寫山寺幽深靜穆景色，呈現一種極清冷的禪寂境界。首二句寫山寺所在地之高峻，暗示了佛理的深妙奧渺，流溢出求的疑惑和迷惘。三四句寫山寺的幽僻靜謐，預示著參禪者步入了一個人所難達的境界。五六句寫環境的幽雅，彷彿參禪者得以靜化的心靈，清靜恬淡地順延著自然起伏的脈絡，飄逸著無念無欲的馨香。最後兩句由潭的清澈指明此處是安禪靜修之佳境，並借用“佛法制毒龍”之典，透露詩人以此表現聞法悟道後身心晏然，降伏妄念之意。

總之，全詩分別從視、聽等角度形象地表現了作者因不知而尋，聞鐘聲而悟，以禪理降伏妄念的參悟過程，流露出渴念遠離塵囂，屏除世念的強烈願望。

龍鐘一老翁，徐步謁禪宮。

欲問又心義，遙知空病空。

山河天眼裏，世界法身中。

莫怪銷炎熱，能生大地風。(夏日過青龍寺謁操禪師)

此詩寫王維自己參禪學佛的體會，讚揚操禪師法力無邊，表達了自己虔誠的宗教信仰。詩中多直說得“道”需“不執”“無念”之禪理，頗為玄奧。

首二句，寫詩人雖老態龍鐘，但向佛之心卻日益虔誠，欲得禪之真諦的心念愈加殷切。

三、四句，言詩人向禪師討教斷絕一切“念”的方法。《金剛經》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因此，它要人們心中既無法的相狀，也無非法的相狀，如果心中有了相狀，就會執著於自我的相狀，他人的相狀，眾生的相狀，生死的相狀。執著便是累，就不能來去從容，進出自由。只有不空不有，非虛非實，方能擺脫所有羈絆，得到清淨之心，而不會迷於事理。

五、六句，寫不執於“相”得到的精神境界。詩中所寫以天眼洞察大地山河，認為大千世界即是佛的法身之顯現，其旨意仍在說明佛性和色界之關係如一體。

最後二句，承上繼續寫得“道”後的奇妙感受。忘卻了自我，“去來自由，心體無滯。”拋棄了一切的是非、痛苦等概念，無異於“無”。因此，身處酷暑，而無炎熱侵身，雖浸煩憂之間，而無不寧之念。

晚知清淨理，日與人群疏。

將候遠山僧，先期掃敝廬。

果從雲峰裏，願我蓬蒿居。

藉草飯松屑，焚香看道書。

燃燈晝欲盡，鳴磬夜方初。

已悟寂為樂，此生閑有餘。

思歸何必深，身世猶空虛。(飯覆釜山僧)

根據新舊《唐書》的《王維傳》記載，王維晚年篤信佛教，退朝之後，多焚香獨坐，唯以禪誦

為事，又日飯數十名僧，與和尚、道友往來甚多；同時，他在(與裴迪書)中並曾親自述道：“與山僧飯迄而去。”這些生活與思想狀況，於此詩也可見一斑。

詩的前六句寫出晚年的歸心處，以及候僧、僧至的情形。詩人一生傾心佛法，至晚猶愈，完全歸心清淨佛理。“日與人群疏”既寫自己每日用功修行，疏與人往，又透出曲高必然和者寡，詩人對將來應供的山僧充滿了尊敬，並且嚮往雲峰上的生活。

接著四句是對當日飯僧生活的敘述。大家坐在草墊上，以松子為食，既簡樸又脫塵絕俗。食罷焚香閱經，獲取精神食糧。在一片香氳祥和，時間倏忽而過，而沉浸於佛理禪味中的詩人並未有所察覺。直到燈燃磬鳴時，方猛然知晝去夜來。這既是禪定的體現，又表明時間是相對的。

最後四句是全詩畫龍點睛之處。“已悟寂為樂”一句，描述詩人在與僧人一起讀經參修中豁然有悟，從而深得寂滅之樂。既悟寂滅之樂，就如《證道歌》所載“絕學無為閑道人”，故曰“此生閑有餘”。已悟之人，自然是沒有山深市淺這樣的執著，處處是歸處，處處是“雲峰”，所以有“思歸何必深”一問。“身世猶空虛”是進一步說給自身與世界都歸於空性，無所謂深或不深。

(三)、寄贈酬答

考究王維的詩作，不乏與弟妹、朋友及僧侶的寄贈酬答，並藉此表現佛教對他的人生觀的影響，譬如：

山林吾喪我，冠帶爾成人。

莫學嵇康懶，且安原憲貧。

山陰多北戶，泉水在東鄰。

緣合妄相有，性空無所親。

安知廣成子，不是老夫身。(山中示弟)

這首詩以成仙之道喻成佛之途，昭示了安時順命，無欲無念的佛門教誨。

首二句，一言“我”與山林混而為一，達至“一切即一，一即一切”的“無我”境地；一說乃弟終於成年成人，步入紅塵的誘惑和人生的必經之路。“山林”與“冠帶”是世外與塵間的對比，也是王維自身的今昔對比。昔日“獨步當時”的輝煌，與今日“無我無欲”的沉寂，其間所包蘊的人生體悟，正是作者希望示之于弟的警語。

三、四句，以嵇康的懶，勸喻其弟要常常向佛，時時洗心，免被沾染過厚的塵埃，過重的俗念，

自拔而不起。以原憲的安貧，說明心中存佛意，自會精神自足，不為藜藿、窮愁所摧，不被“通達”“滯塞”所累。

五、六句，通過自然現象的描繪以示“隨緣任運”的禪家人生觀。山北多陰，泉水自流，無視於外物，始終默默地重復自己的特性。人如也能似山似水，如草如木，順其自然，風也好，雨也行，不奢想改變，隨起伏而漣漪，趨動盪而搖曳，豈不得著永生寧靜？

七、八句，以“緣合”、“性空”的佛理，警示萬物歸於虛幻的現實終極。《大般若經》記載：“然一切法，自性本空。無生無滅，緣合為生，緣離為滅，實無生滅。”換言之，佛家認為一切物皆因緣合而和成，因緣失和，萬事皆空。依此類推，宇宙萬物沒有一種不是四大暫時聚合而生成，所以也沒有一種是永恆不變的。只要你認識到萬事萬物最終是空，所有追求回還給你的是一片空白，那麼，名利榮辱便不再是你的心魔，你視一切也就如一，山林也好，廟堂也罷，絕無分別。

最後二句，以廣成子“無視無聽”，“抱神以靜”的成仙之道，喻示佛門的涅槃之道。

總之，作者用佛門“隨緣任遠”的人生哲學，“萬事皆空”的基本教義，喻示了自身的感悟，以警示躊躇滿志的弟弟，給世人以大慈大悲的勸戒。

山中多法侶，禪誦自為群。

城郭遙相望，惟應見白雲。(山中寄諸弟妹)

這首詩，作者透過描寫自己與禪僧為侶，能禪誦為事的生活，充分表現自己那種恬淡超然的精神境界，暗寓了禪宗“無念”、“無住”、“無相”之理。根據《壇經》所說：“無相者，於相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無念”，“無住者，人之本性。於世間善惡好醜，乃至冤之與親，言語觸刺欺爭之時，並將為空，不思酬害”。質言之，它要求人們在與外界的接觸中不受其影響，不執著，不思戀、不沉湎於外界的任何表像，“無染無雜，來去自由”，保持本心的虛空寂靜。

一興微塵念，橫有朝露身。

如是睹陰界，何方置我人。

礙有固為主，趣空寧舍賓。

悉心詎懸解，悟道正迷津。

因愛果生病，從貪始覺貧。

色聲非彼妄，浮幻即吾真。

四達竟何遣，萬殊安可塵。

胡生但高枕，寂寞與誰鄰。

戰勝不謀食，理齊甘負薪。

予若未始異，詎論疏與親。(與胡居士皆病寄此詩兼示學人二首其一)

這本是一首寫給友人的慰病之作，實際上卻通過講疾苦的產生，演說佛理禪趣，是典型的談禪詩。

“一興微塵念，橫有朝露身。如是暗陰界，何方置我人”四句，言無執於生死。禪宗主張“無生”，無生即無滅，疾病之苦也就不存在了。所以開篇便言人產生生命短促的悲哀，是因為心中存著生的意念。如果從“無生”的角度盡觀世界，結論便是“空無我人”。無我無人，痛苦何現？

“礙有固為主，趣空寧舍賓。悉心詎懸解，悟道正迷津”四句，言無執於“有”“空”。禪宗強調破除“法執”、“我執”，說世界萬有固屬虛幻，說一切皆空亦是妄見，只有不空不有，亦空亦有，才是中道之義，鳩摩羅什《維摩詰經書注》云：“佛法有二種。一者有，二者空。若常在有，則累於想著。若常在空，則舍於善本。若空有迭用，則不設二過，猶日月代明，萬物以成。”因此，不執於“空”、“有”，方能心無所繫，無賓主之分，無虛實之見，無生死之憂。

“因愛果生病，從貪始覺貧。色聲非彼妄，浮幻即吾真”四句，言貧病諸苦源自對境起心。如果沒有愛憐體恤自己的思想，又怎麼會感受到疾病的痛苦。如《維摩詰經》言：“從礙有愛，則我病生”。如果沒有貪欲，又怎麼會生出貧窮的概念。猶如《壇經》所言：“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實則宇宙萬物不過是四大暫時聚合的假像，四大合則生，四大散則滅，根本沒有一個真實的本體存在，也沒有一樣是永恆不變的，更沒有一個真真實實的“我”在，世間一切成敗無常，虛幻不實，如浮雲倏忽來去。

“四達竟何遣，萬殊安可塵。胡生但高枕，寂寞與誰鄰”四句，言無“有”便無“憂”。如果不妄想塵世的一切實有，而把它看作一個假名，一個浮影，無念無思，不礙不愛，衣食住行怎能驅遣你的思想，世間萬象怎能沾染你的心房。你將會無憂無慮，輕盈飄逸、寂寞、孤獨、蒼涼、哀傷……諸種情緒從此退出你的生命，留給你一間無比歡愉的殿堂。

“戰勝不謀食，理齊甘負薪。予若未始異，詎論疏與親”四句，言無差別之念便無生死病痛之哀。如果戰勝了一切塵俗之念，達到達欲無望，對境不起心的“空靈”境界，那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沒有差別，沒有生死，沒有榮辱，沒有貧富，沒有貴賤，沒有成壞，沒有苦樂。心字無量，無病痛之憂，無孤寂之侵，生活微笑著向你走來。

總之，這首詩通過闡述疾病的因果關係，把人因肌體組織或因器官的損壞，病菌的侵入而產生疾病的客觀現象，看成是心理作用，如《壇經》所言：“一切萬法，皆從心生，心無所生，法無所住”。此詩所蘊即是這種“心外無物”的禪理，表現了作者對萬事萬物，對世間憂喜苦樂的深沉體悟。

(四)、靜坐書懷

根據王維的生平事跡，可知他懷才不遇，所以，在他的詩歌中頗多靜坐書懷之作，充分反映了他出世的佛家思想。例如：

獨坐悲雙鬢，空堂欲二更。

兩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

白髮終難變，黃金不可成。

欲知除老病，唯有學無生。(秋夜獨坐)

這首詩寫出了詩人思想覺悟即禪悟的一個過程。詩題曰“秋夜獨坐”，就很像僧徒坐禪靜修冥想。

前四句寫沉思、悲哀的神情和意境，感受真切，情思細微，這是詩人感悟的基礎。

後四句即寫這個覺悟。詩人感歎人生易老、歲月難留，悲不自勝，最後詩人感悟到自然萬物有生必有滅的規律，人的生老病死都是無法更改的，只有篤信佛教，才能從根本上解除人生苦惱。

佛教的基本理論即對人生痛苦的解脫和理想境界的追求。它認為，生活在三界六道輪回中的眾生，要在遷流不息的輪回中忍受著生老病死的種種痛苦的煎熬。但人們只要按照佛教的正道來修行，破除我執法執，用戒、定、慧“三學”來破除造成人生煩惱的貪、嗔、癡“三毒”，斷除煩惱障和所知障，從心靈中徹底清除七情六欲，泯滅塵世的一切功利欲望，就能達到涅槃的境界，是謂“無生”。達到這一境界，就能夠不生不死，超脫輪回，從人世間的此岸世界到達圓滿而寂靜的佛教的彼岸世界。詩人在經過一番痛苦的思索之後，終於覺悟到這一點：“欲知除老病，唯有學無生”。詩人正是從徹底擺脫人生苦難的意義上去肯定佛教，皈依佛教的。

(丙)、結論

眾所周知，詩歌乃文學的一種，是一種語言的藝術；佛，乃宗教之一，既非與詩歌同源，也非同流。就其內容而言，「佛」以出世為歸旨，所參求在於證悟真如法性，以求得生命的圓滿，而「詩歌」則在於抒發性靈；就其作用而言，「佛」乃求成佛，自度度人，而「詩歌」則在於怡情悅性，以補世道人心，似乎有些互為溝通與融合。因為「詩歌」不但可以言情，亦可以載道；「佛」雖屬宗教之一，

所探究的却是「自性」與「本體」。再加上唐代佛教的流行，士人與僧人的結交往還，甚為普遍。所以，一般詩歌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往往流露出佛家的思想，其中尤以王維為最突出。

王維為盛唐時期著名的山水田園詩人，晚年退居藍田輞川別業，長齋奉佛，過著安閒自在的在家佛弟子的生活。由於有著田園詩人和佛弟子的雙重身份，加以感到仕途之不遇、慨歎人生的無常，所以他的詩中，在描寫山林田園如畫景色的同時，蘊寓著一種空門悟道的清寂禪味。此外，由於王維篤信佛教，胸襟比較樂觀曠達，所以，在他的作品中，也不失隨緣自適、任運自然的人生觀。質言之，王維善於把自己對禪理的理解融會到自己的世界觀與人生觀當中，並在其詩作中以內心體驗的形式表現出來，在詩歌藝術上取得傑出成就。

總之，就以上述王維的詩歌作品所見，其內容極為廣泛，不但有佛理，有禪境，更有禪見。此外，詩中境界的優美，對仗的工整，文情的華瞻，使人讀之，可以從中悟禪，也可以從中悟境；可以從中託興，也可以從中學藝。最後，本文對王維禪詩的這種探討或許帶有一點個人的主觀，但是，亦是研究學問的一種手段。故此，本文倘有錯漏謬誤之處，筆者衷心的希望各方家學者不吝賜教。

(丁)、主要參考文獻

- 方天立著，《佛教哲學》，中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6年7月版。
- 王志遠、吳湘洲合著，《禪詩今譯百首》，中國，今日中國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 王樹海著，《禪魄詩魂：佛禪與唐宋詩風的變遷》，北京，知識出版社，2000年3月版。
- 李焘選注，《禪詩一百首》，中國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11月版。
- 李焘譯，《禪詩三百首譯析》，中國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5月版。
- 李賡揚、李勃洋合著，《蘇軾禪學》，實學社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11月版。
- 李濤著，《佛教與佛教藝術》，中國，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1989年7月版。
- 辛文房著，《唐才子傳》，古典文學出版社，上海1957年4月版。
- 呂澄著，《禪學述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1995年12月版。
- 周裕楷著，《中國禪宗與詩歌》，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版。
- 洪丕謨主編，《佛詩三百首》，江蘇文藝出版社，1993年8月版。
- 洪丕謨著，《唐詩與人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版。
- 施補華著，《峴傭說詩》，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63年9月版。
- 胡遂選注，《王維孟浩然詩精選精注》，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3月版。
- 胡遂著，《佛教與晚唐詩》，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年2月版。
- 高文、曾廣開主編，《禪詩鑒賞辭典》，中國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版。
- 陳允吉著，《古典文學佛教溯緣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 陳兵著，《佛教禪學與東方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

- 陳鐵民校注，《王維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97年8月版。
- 孫昌武著，《佛教與中國文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版。
- 郭生旭編著，《禪詩三百首》，中國長春，時代文化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 張文勛著，《儒道佛美學思想探索》，中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9月版。
- 張伯偉著，《禪與詩學》，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版。
- 張志清等編，《名師談禪》，中國，書目文獻出版社，1993年2月版。
- 張曼濤主編，《佛教與中國文化》，中國上海，上海書店，1987年10月版。
- 曾祖蔭著，《中國佛教與美學》，中國，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年10月版。
- 張錫坤主編，《世界三大宗教與藝術》，中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版。
- 楊文生編，《王維詩集箋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 葛傑選注，《王維孟浩然詩選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6月版。
- 趙殿成著，《王右丞集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98年3月版。
- 趙樸初著，《佛教常識答問》，中國，廣州文藝出版社，1989年5月版。
- 潘桂明著，《佛教禪宗百問》，中國，今日中國出版社，1989年11月版。
- 劉懷榮主編，《唐宋元詩詞曲名篇解讀》，中國濟南，濟南出版社，2003年6月版。
- 韓進廉著，《禪詩一萬首》，中國河北，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年3月版。
- 蘇樹華著，《中國宗教與人生修養》，中國濟南，齊魯書社，2004年12月版。